

永樂大典

卷六千八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五十

十八陽

王

王敬堯

五代歐史傳敬堯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
敬堯為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為鄰
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敬堯不可下由是潁
旁諸州民皆保敬堯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
道過潁州敬堯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治淮指揮使其後梁兵
攻吳龐師古死清口賊兵已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堯乃治淮積薪為
燧為作糜粥饋之三年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堯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
使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祖
即位敬堯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王延

五代薛史王延傳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為儒善詞賦會
鄉曲亂不獲從鄉屬因客於浮陽隨滄師戴思遠入梁嘗以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所為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昇我堂矣錄是
人士稱之尋薦為即墨縣令歷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
鳳在相位擢拜右補闕逾年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
紫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頴者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史
部尚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謁見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
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負聞取
士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泗生子方時乳母浮之水或駭然止之乳
母曰其父善泗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即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
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蓋為崔頴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
此耶未春以頴登甲科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尚書右丞奉使兩浙吳
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尚書左丞拜太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以
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既而連月請告為留臺所紿改少傅致仕廣
順二年冬卒時年七十三
子億仕皇朝為殿中丞

王重師

五代歐史王重師傳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沈嘿多智
善劍槊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秦攻兗

鄆為拔山都指揮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走恃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諸將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兼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郟鴈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偃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漢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王景仁

五代歐史傳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為將號勇剛悍質畧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于友寧攻王師範於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二

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達明景仁度友寧兵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于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度裕以衆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度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度裕以死邁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度裕三請景仁乃行而度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使行密死于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聞道歸梁仍以為軍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勣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

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狄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為之肝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勣李思安輕汝為客而不從即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虜壽軍過獨山山有揚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吳鎮纂誤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今按梁家人傳友寧乃梁祖兄祖之子其後中書上議亦皆謂之皇姪今此乃以子名之誤也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狄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為之肝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今按梁太祖紀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然則史之所紀者二事日食與戰也今司天考則云正月丙戌朔日食本紀則書正月丁亥戰敗而景仁傳則書正月庚寅日食是日戰敗三者所書皆不同未知何者為是最其間丙戌庚寅相拒五日而皆書日食此為其悞也祖帝命景仁伐淮南戰于霍山景仁敗今按楊隆演世家乃是徐溫與景仁戰于霍山非霍山也五代薛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三

史論史臣曰劉鄩以機略自負賈瓌以忠義見稱懷英以號勇佐時景仁以貞純許國較其器業皆名將也然雖有善戰之勞亦有敗軍之咎則知兵無常勝豈虛言哉然鄩之據兗州也盡誠於師範比跡於英公方之數侯加一等矣

王檀

五代薛史列傳檀字來美京兆人也曾祖泚唐左金吾衛將軍隴州防禦使祖曜定難功臣渭橋鎮遏使父環鴻臚卿以檀貴

累贈左僕射檀少英悟美形儀好讀兵書洞曉略唐中和中太祖鎮大梁檀為小將四年汴將楊彥洪破巢將尚讓李諶於尉氏門外檀在戰中摧鋒陷陣遂為太祖所知稍蒙擢用預破蔡賊於斤溝沁河八角遣塔白都副將光啓二年從胡真擊淮西之東解河陽之圍蔡賊張存收乘亂據洛陽檀與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構邀其輜重存敗遁走胡真至陝州聞通貢路遣檀攻玉山寨降賊帥石令孜從擊秦宗賢於鄭州西北河灘之上於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應弦而斃三年佐都指揮使朱珍敗徐戎於孫師破獲其將孫用和來嗣以獻從擊蔡賊於板橋偏將李重裔追賊馬蹟僅為蔡人所擒檀奪取而旋獲賊將薛注太祖破朱瑾於劉橋檀盡收其軍實文德元年三月討羅弘信敗魏人於內黃檀獲其將周儒郡神劍以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五〇

歸補衛山都虞候是歲與諸軍平蔡州明年佐朱珍大破時溥之衆禮獲賊將何肱改左路白馬軍副將預征兗鄆累立戰功大順元年從龐師古渡淮深入討孫儒之亂奪邵伯堰破高郵軍禮奮命擊賊刃傷左臂未幾遷順義都將天復中從太祖率四鎮之師圍鳳翔以迎昭宗屢立戎勳遷左路白指揮使從攻王師範於青丘禮以偏師收復密郡遂權知軍州事充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尋表授檢校左僕射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脩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加檢校司空開平二年六月授邢州保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三年加檢校太保充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與晉人戰于栢鄉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餘衆為虜騎所追禮戒嚴設備應接敗軍助以資裝獲濟者甚衆俄而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禮上表請駕不親征而悉力枝梧竟全賊壘三月以功就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七月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瑯琊郡王命宣徽使趙殷衡賁詔慰諭賜絹千匹銀千兩賞守禦邢州之功也庶人反珪借位授鄆州宣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末帝即位移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彥溫作亂禮受詔討平之加兼中書令貞明元年三月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四

魏博軍亂六月晉王入魏州分兵收下屬郡河北大檢禮受詔與關封尹劉邠倚角進師以援河北禮攻澶州魏縣下之擒賊將李巖王門關以獻項之禮密跡請以奇兵西趣河中自陰地關襲取晉陽末帝許之即馳兵而去二年二月師至晉陽晝夜急攻其壘并州裴潛既而蕃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禮引軍大掠而還尋授天平軍副大使知節度事充鄆齊曹等州觀察等使先是禮招誘群盜選其勁悍者寘於帳下以為爪牙至是數輩竊發突入府第禮素不為備遂為所害時年五十一節度副使裴彥聞變率府兵盡擒諸賊州城帖然尋再贈太師諡曰忠毅葬於開封縣之阜門原有子六人皆升朝列 史臣曰夫大都偶國春秋所非當師厚之據鄆城也雖數萬之甲兵禮六州之與賊名既震主勢亦滔天逮其喪止頃議分割猶益以失河朔因是以啓晉人詩所謂誰生厲階者師厚之謂歟存節王禮俱出身事主底力圖功觀其方略皆將帥之良者也濟北先生難助集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通逃苟須其力以濟者多矣禮事梁無貳且納盜以為爪牙歟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養虎自遺患可為世之姦豪戒也

王虔裕

五代歐史傳傳。虔裕瑯琊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

率兵北擊沙陀。遷入長安。攻黃巢。兵敗。降巢。巢以奕為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奕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嘗為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柁。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成巢敗。而東。虔裕功為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遵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遵明立梁旗幟于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悉。遵執虔裕降于晉。見殺。吳鎮纂誤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今按孟遵傳云。梁太祖遣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遵守。二者不同。未知孰是。晁無咎難劾某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變化若神者。其技惟不窮於彼。旗幟之間故也。虔裕以百人入晉圍。晉遽為解去。亦奇矣。得其一說。而不知所以善其後。至其復秦。安坐而受縛。真兒戲哉。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五

王彥章

五代歐史死節傳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

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為作死節傳。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及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勅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聞難。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于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傳。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遣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梁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岩。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譏間。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納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

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
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
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定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
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糶炭乘流而下彥
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鎗燒斷之因
以巨斧斬漢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
莊宗在魏以未守殷守史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當避其
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
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微北城為柵
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
至楊劉攻之數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運楊劉戰敗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岩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岩等
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嚴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
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嚴等匿彥章書而上
已書末帝初疑其事也而使者至軍獨賜勞疑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
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嚴等從中日夜

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
之迹嚴等謂有司勅彥章不恭勒遷第唐兵攻克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提
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
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遺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
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言曰王鐵鎗
也舉稍利之彥章傷重馬踏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
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
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
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
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
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莫事晉主何面目見
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
小字曰汝非邀信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
章太師五代薛史王彥章傳一日晉王領兵追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
援彥章援鎗登艇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彥章至抽
軍而退其驍勇如此及晉高祖遣都夷門嘉彥章之忠款詔贈太尉搜訪

子孫錄用。五代史補。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求為長。眾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邪。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懼。且共汝等赤脚入林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眾皆以為戲。既而彥章果然。眾皆失色。無敢効之者。太祖聞之。以為神。令遷擢用之。歐陽公集。王彥章畫像記。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莫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息心。而梁亦盡矣。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辭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乎。於五代書。獨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

水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七

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願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未帝不肯用。公欲自縊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死。節此時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遣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或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日本作復。今從蘇本。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又摩滅。德德可見。亟命工完埋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死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五〇

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兒童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鎗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究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吳禮部文集彥章畫像記後題歐陽公著五代史書王彥章死節事且健其材壯其志奇其言深致意焉蓋亂世忠義之士少所以抑揚者不得不然其事梁之罪不可掩也故又曰天下惡梁士不幸生其時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則必死人之事若彥章可謂得其死矣此正論也異時記彥章畫像謂於五代書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太息恨舊史殘畧不備喜得家傳而知其詳反覆得勝之戰稱以天下偉男子夙昔想見其人而幸獲拜其像以為希慕之至焉者也嗟予公於彥章何獨憮憮若是哉古之明將効死而不屈者不少矣豈以紀述之故而不能忘情耶然亦太諄復矣春秋之法深治亂賊之黨公之為史也自言有取於春秋此獨未之思邪予路死孔悝之難君子猶謂其仗知食馬不辟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餼之食為非義也夫于路特見義之不精豈若彥章黨逆賊而為之用乎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八

權其輕重則死難之美不足以蓋黨賊之惡矣凡人有所明亦有所蔽歐公蔽於此故明有所遺韓通之不見錄也宜哉 國朝徐一夔始嘗崇歐陽公書彥章事古人為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為而作宋至慶曆蓋已四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為然而邊將多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憮憮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彥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戰尤奇末帝時小人段凝用事忌彥章功名唐兵攻兗州故與羸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彥章於死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傳其家傳并畫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指壞重加補緝且為著畫像記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複其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者之不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憮憮於彥章其意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為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為徒知食馬不避其難之為義則尤大非且

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崛起乘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未滅且楊雄嘗事莽矣荀彧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咎之哉彥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為妻為之婦者何敢不以為姑乎苟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為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白於天下後世無以為人臣勸因著于篇

王宗弁

通鑑綱目梁太祖開平三年蜀州刺史王宗弁罷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庶者足而不憂貧者憂而不足吾效位至此足矣而可求進乎蜀主許之

王令謙

五代薛史列傳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帳下之牙校也每諫之及萌逆節數形諫言會從進子私超自宮苑刺使省父在郡郡有山寺因率令謙登賞酒酣臨別壁使人推落經云令謙因酒醉墮崖而死皆從進之意也知麟相次遇害朝廷聞其事詔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旌其忠也時詔旨仍委高行周候叔復城池訪尋兩家骨肉切加

水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九

安撫具以名聞富與叙錄

王晏球

五代歐史傳晏球字登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聽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聽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成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遣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遣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道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謀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貴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毛橋聞明宗兵變自鄆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克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克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

也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明軍延明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生胡床指麾而都衆奄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素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行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素甲六十餘里都與充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楊德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蒲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疆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遣契丹者未嘗少待志自晏球擊敗充饒又走楊德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之人以鋤獲白楸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楊德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為趙德均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諸契丹使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楊德等辭甚早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震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度劉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十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之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充饒謀

決圍以走不果都持馬驟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充饒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遂獨不動卒以持火辨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辛年六十二贈太尉吳棧纂誤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討之契丹遣充饒將萬騎救都令按契丹附錄云定州王都反唐遣王彥球討之契丹遣充饒等以騎五千救都與晏球傳不同未知孰是

王處直

五代歐史列傳處直字元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為唐神策軍史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

度仗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為驍衛將軍定州已未制置內閣廢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用為第一勳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部為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尚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部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為梁兵所敗敗兵逸入

城邊部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精十萬匹搗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表武軍節度使兼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陞邑關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傳伎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誦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誅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箴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救也文禮雖有罪然鎮已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

宗取所獲文禮與梁曠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于都當部之亡于晉也都亦奔馬晉王以女妻之以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都交通使都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都為副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都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于西宅處直奮起搥其背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於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野鶴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鶴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懼甚以子繼及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都都來朝賜以鉅萬莊宗以繼及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願惡都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新立四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五〇

方未防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璣書招青徐岐潞俾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為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李麟龍來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李麟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逃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闈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海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後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十人守城呼禿餒為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郭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與士卒同甘苦明宗時歷貝忻密瀘隰州刺史范廷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胤為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廷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處止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十二

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為刺史什園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王都

五代薛史列傳都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隱邑人也初有秋人李應之得於村落間養為己子及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醫之不久病間處直神之待為羽人始假幕職出入無間漸署為行軍司馬軍府之事咸取決焉處直時未有子應之以都遺於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是都得為處置之子其後應之聞白丁於管內別置新軍起第於傳陵坊面開一門動皆鬼道處直信重日隆將校相慮變在朝夕言既先其禍會燕師假道伏甲於外城以備不虞昧旦入郭諸校因引軍以圍其第應之危於亂兵咸云不見其屍衆不解甲乃逼牙帳請殺都處直堅斬之次乃得免翌日賞勞籍其兵於卧內自隊長已上記於別簿漸以他事孳戮迨二十年別簿之記略無孑遺都既成長總其兵柄姦詐巧佞生而知之處直愛養漸有付託之意時處直諸子尚幼乃以都為節度副大使王郁者亦處直之孽子也天祐十八年十二月莊宗親征鎮州敗契丹於沙

河明年正月乘勝追虜過定州都馬前奉迎莊宗幸其府第曲晏都有愛
 女十餘歲莊宗與之論婚許為皇子繼室妻之自是恩寵特異奏請無不
 從同光三年莊宗幸鄴都未朝覲留宴旬日錫賚鉅萬遣太尉侍中時
 周玄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机及明宗嗣位加中書令然以其奪據
 父位深心惡之初同光中相易二州刺史都奏部下將校為之不進戶口
 租賦自贖本軍天成初仍舊既而安重誨用事稍以朝政釐之時契丹犯
 塞諸軍多屯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屢廢迎送漸成猜間和昭訓
 為都壽畫曰主上新有四海其勢易離可圖自安之計會朱守殷據汴州
 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不偏心懷怨嫉都陰知之乃遣人說建
 立謀叛建立偽許之密以狀聞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囑書以離間之
 三年四月制削都在身官爵遣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師討之都急與王郁
 謀引契丹為援洎王師攻城契丹將吳首禿餒率虜騎萬人來援都與虜
 合兵大戰於嘉山為王師所敗唯禿餒以二千騎奔入定州都伏之守城
 呼為餒王屈身澁懇其盡力孤壘周年亦甚有備諸校或思歸嚮以其
 訪察嚴密殺人相繼人無宿謀故數構不就都好聚圖書自常山始破梁
 國初平令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為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十三

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於其府四年三月晏球拔定州時都校馬讓
 能降於曲陽門都巷戰而敗奔馬歸於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一夕俱
 燼唯禿餒并其男四人第一人獻於行在李繼陶者莊宗初略地河朔
 俘而得之奴養於宮中故名曰侍侍天成初安重誨知其本未付段回養
 之為兒回知其不稱許其就使王都素畜異志潛取以歸呼為莊宗太子
 及都叛遂僭其服裝時侍乘瘡欲惑軍士人咸知其偽競詬辱之城陷晏
 球獲之拘送於闕下行至邢州遣使戮馬史臣曰王銘據鎮冀以稱正治
 將數世處直分易定以為帥亦既重侯一則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則嬖孽
 子而失其國其故何哉蓋富貴斯久仁義不脩目眩於妖妍耳惑
 於絲竹故不能防姦於未兆蔡福於未萌相繼敗亡又誰咎也

王緘

五代薛史列傳王緘者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

仁恭假以幕職令使鳳翔運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
 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為推官歷掌書記
 從莊宗經略山東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
 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感名於鄉里而
 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之鳥受

賜於魯人也。每於公宴，但呼王斌而已。十年，從征幽州，既獲仁恭父子，莊宗命斌為露布，觀其旨趣，斌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斌隨福重前行，歿於亂兵，際曉，盧質運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醉不之知也。既而誠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

王正言

五代薛史列傳：正言，鄆州人。父志濟，陰令正言早孤，貧青州，表為推官，移鎮魏州，改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職任小心端慎，與物無競，嘗為同職司空頤所凌，正言降心下之。頤誅代為節度判官，同光初，守戶部尚書，與唐尹時孔謙為租庸副使，常畏張憲，持特不欲其領使，乃白郭崇韜留憲於魏州，請宰相且盧革判租庸，未幾復以盧質代之。孔謙白云：錢穀重務，宰相事多簿籍，留滯又云：盧質判二日，便借官錢，皆不可任。意謂崇韜必令已代其任，時物議未允而止。謙沮喪久之。李紹宏曰：邦計國本，時號怨府，非張憲不稱職，即日傲之。孔謙既徇白崇韜曰：邦計雖重，在侍中眼前，但得一人為使，即可魏博六州戶口天下之半。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若朝廷任使庶幾與人共事，若專制方隅，未見其可。張憲才器兼濟，宜以委之。崇韜即奏憲留守魏州，傲王正言為

租庸使。正言在職，主諾而已，權柄出於孔謙。正言不奈繁浩，簿領縱橫，曠事遺忘，物論以為不可。即以孔謙代之。正言守禮部尚書三年，冬代張憲為典唐尹留守鄴都。時武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廩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彥瓊將佐官吏，願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越趨聽命，至是月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走，亂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僚佐謁趙在禮，望塵再拜請罪。在禮曰：尚書重德，勿自卑屈，余受國恩，與尚書共事，但思輔之，衆倉卒見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撫。明宗即位，正言求為平盧軍行軍司馬，因以授之。竟卒於任。

王瓚

五代薛史列傳：瓚，故河中節度使重盈之諸子也。天復初，梁祖軍克華，兩鎮節度使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統軍駐於河上。時李存審築壘於德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丘而旋於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饋運，相繼瓚嚴於軍法，令行禁止，然機畧應變則非所長。十一月，瓚率其衆觀兵於戚城，明

宗以前鋒擊之獲其將李立十二月遷騎報汴之饋糧千計沿河而下可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之下騎軍循河南岸西上俘獲饋使數千墳結陣河曲以待王師既而兵合一戰敗之墳衆走保南城墳以小舟北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俘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漕濮梁主以墳失律令戴思遠代運及王師襲汴時墳為開封尹梁主聞王師將至自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時持國寶謂墳曰吾終保有此者繫卿耳令墳閱市人散徒登城為備泊明宗至封丘門墳開門迎降翌日莊宗御玄德殿墳與百官待罪及進帶馬詔釋之仍令叔梁主危備樞機權厝於佛寺梁首出送於郊社居數日殿疑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於人聖政維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於是張漢傑張漢融張漢倫張希遠趙毅朱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沒墳聞諸族當法憂憐夫火每出則與妻子決別郭崇韜遣人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事檢校太傅如故墳心憂疑成疾十二月卒贈太子太師墳雖為治嚴肅而慘酷有家世風自歷守藩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照下及尹正京邑委政於愛婿牙將李是蔚曲法納賄因緣為奸初汴人駐軍於河上軍計不足墳請率汴之富戶出納軍錢賦取不均人靡控訴至有堆棧者又有富室致賂卒而

水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十五

免率者及明宗即位素知廷蔚之奸乃勒歸田里然墳能優禮措紳抑挫豪猾故當時士流皆稱仰焉

王建及

五代薛史列傳建及許州人父贊建及少事李罕之為紀綱光啓中罕之謁武皇於晉陽因選部下驍勇者百人以

獻建及在籍中後以功署牙職典義兒軍及賜姓名天祐七年改匡衛軍都校栢鄉之役汴將韓勅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勅選精兵堅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劔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不可遏卿計如何建及於部下選士二百挺槍大操刺汴軍却之於橋下二月王師攻魏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劉鄩之營革棘月餘不出忽一旦縱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勳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追奔至其壘元城之戰建及首陷其陣後天德軍教練使八月遷遼州刺史十四年從擊契丹於幽州破之十二月從攻楊劉自寅至午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壘壘卒先登梯遂拔之胡柳之役前軍逗撓際晚汴軍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朝合戰建及橫槊當前曰賊大將已亡來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即引銀鎗效節軍大呼奮擊三軍增氣跡是王師復振以功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五〇

都將十六年汴將賀瓌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竹作維之扼斷津路
 王師不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賞危急莊宗命積帛軍門召能破
 賊船者津人有馬破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賞延賞言危窘極矣所爭
 畧刻時棹舡滿河流矢而集建及被重鎧執稍呼曰豈有一衣帶水縱賊
 如此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持斧徑抵梁之戰艦斧其竿又令上派兵
 入南城賀瓌解圍而去其年十二月與汴將王瓚戰於戚城建及傷手莊
 宗解御衣金帶賜之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群臨陣鞠旅意氣橫壯自莊宗
 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衝銀槍效節張前親軍善於撫御所得賞賜皆分
 給部下絕甘分少願洽軍情又累立戰功雄勇冠絕雖勇者忌讒之時宦
 官韋令圖監建及軍每於莊宗前言建及以家財驟施其趣向志意不小
 不可令典衛兵莊宗因猜之建及性既忠蓋雖知讒構不改其操十七年
 三月授代州刺史八月與李存審赴河中解同州之圍建及少遇禍久從
 戰陣矢石所中肌無完膚復有功有疑私心憤鬱是歲卒於太原時年五
 十
 七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十六

王思同

五代薛史列傳思同幽州人也父敬柔歷瀛平儒禮營五
 州刺史思同母即劉仁恭之女也故思同初事仁恭為帳

下軍校會劉守光攻仁恭於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厚時年十六武
 皇命為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思同性疎俊粗有文性
 喜為詩什與人唱和自稱前門戰客魏王繼茂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
 侍與聖官頗用事思同不平之呂為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曰料
 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墜着頭其所為詩句皆此類也每從征必在輿
 聖帳下然同光朝位止鄭州刺史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即位後用為同州
 節度使未幾移鎮龐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
 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於中興殿明宗問秦
 州遺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寨四
 十餘所控其要害蕃人互市飲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
 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宜及此耶兩川叛欲用之且留
 左右故授右武衛上將軍八月授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九月授京兆
 尹西京留守伐蜀之役為先鋒指揮使石敬瑭入大散關思同恃勇先入
 劔閣大軍未相繼援董璋兵遂出之及敬瑭班師思同以曾獲劔門之功

移鎮山南西道三年兩川交兵明宗慮併在一人則朝廷難制密詔思同相度形勢即乘間用軍事未行而董璋敗八月復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時潞王鎮鳳翔與之隣境及潞王不稟朝旨致書於秦湓雅梁郾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至殘害骨肉搆動藩垣俱先入基業忽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之後謝病歸潘然藩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急難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絃妓見思同因歡祖動又軍校宋審溫者請使於雍若不從命即獨圖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史朱廷以書徵起兵會副部署藥彥稠至方宴而妓使適至乃繫之於獄彥稠請審溫拘送昭赴闕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為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於扶風三月十四日與張虔到會于岐下梯衝大集十五日進收東西關城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行外兵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進攻其城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五代歐史王思同傳潞王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平大小數百戰中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升天下而朝廷信用在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勸哭士卒聞之皆悲憐之張虔劉性矯詰且西南用軍與都監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齊訴反

水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十七

攻虔到虔到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先入思同未之知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已入城受賞矣軍士可解甲奔仗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畢集涇州張從賓郿州康福河中安彥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與藥彥稠長從諫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內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謂左右曰思同計乖於事然盡心於所奉亦可嘉也顧謂趙守鈞曰思同爾之故人可行送之於路達于撫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國殘害骨肉非子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受先朝爵命東旋仗鉞累歷重藩終無顯效以吞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策救弱則禍速但惟瞑目之後無面見先帝靈鼓膏原縲囚之常分也潞王為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憇歇潞王欲有之而楊思權之徒耻見其面屢啓於劉廷朗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思同與劉廷朗亟言之屬潞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廷朗累日嗟惜之及漢高祖即位詔贈侍中

王令温

五代薛史列傳令温字順之瀛州河間人也父迪德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令温少以武勇稱初隸唐莊宗麾下稍遷廳直軍校明宗之為統帥嘗與契丹戰於上谷明宗臨陣馬失為虜所迫令温乃以所乘馬授明宗而自力戰飛矢連發故兵為之稍却及明宗即位遷神武彰聖都校晉初自淄州刺史遷洛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於鎮州晉祖以令温為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杜重威敗賊於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尋拜永清軍節度使屬契丹未寇時令温奉詔入朝契丹遂陷貝州其家屬因沒於虜晉少帝憫之授武勝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雲武漢有天下復為永清軍節度使尋改安州國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遷鎮安軍節度使罷鎮歸闕顯德三年夏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詔贈侍中

王建立

五代歐史列傳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為代州刺史以建立為虞候將莊宗嘗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為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人犯京師曾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數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

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為兄弟重誨知之以為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罪重誨羣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為平盧軍節度使人從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問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為重誨所損明宗曰汝為節度使不作好事宜獨重誨境汝耶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為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未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母拜賜以肩輿入朝始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隆又從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感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贊以潞州降漢漢高祖

即位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
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
恩為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使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
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為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
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
皆縮頭顯德中為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
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
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
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無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
子易置之如更成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
未萌乎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願指之
聞而文珂不敢建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
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速既極
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五代薛史列傳建立封韓王。至鎮踰月而疾作大呈墜于府署建立即召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十九

賓介竹岳草遺章又謂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余存焉余以養生祥以
送厄余生為壽官刻銘石室死當建墓矣必從儉遺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
篤而卒年七十冊贈尚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於榆社其尚早重複松檜
蕩然占者云後必出公侯故建立自為墓恐子孫易之也吳縝纂誤建立
為右僕射同平章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
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乃出為平盧軍節度使今按明宗本紀
天成三年三月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罷自三月至是止八九月而傳中云歲餘
誤也續世說石晉王建立位居方伯為政嚴烈其刑失於人者不可勝紀
時人目之為王保壘言殺人而積其屍也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
慎獄民
稍安之

王清

五代薛史列傳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為農清少以
勇力端厚稱於鄉里後唐明宗領邢臺置步直軍清預其募漸
昇為小校同光初從戰於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明宗即位自天成至清
泰末歷嚴寧衛指揮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加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五〇

檢校刑部尚書改賜屠肆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平范延光於鄆改奉
 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
 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瘡有詔褒慰七年改賜
 推忠保運功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漢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屯於
 鄆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輓詔勉諭錫之第
 宅虜逃以干城功繼遷軍額開運二年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
 圍加檢校司徒是歲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從杜重
 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
 虜已屯於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我王至留
 騎之精者以禦我分其弱者自故靈都城緣其山足涉滹施之淺處引衆
 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謂重威曰軍去常
 山五百里守株於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前鋒奪橋開
 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擊
 獲其橋虜為之小却重威猶豫不進密已二於國矣彥筠奪逸走清列陣
 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虜以生軍繼至我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下
 俱沒焉時年五十三虜身於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即位使人平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二十

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鈞於
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

王傳拯

五代薛史列傳傳拯吳江人也父綰為度州節度使傳拯
初事楊浦為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唐長興

元年傳拯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宗喜而納之
 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移濮州清泰中遷其州防禦
 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傳拯入魏城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
 傳拯諸衛將軍出為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政滋章民甚苦之傳拯自
 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使之不數月移刺號州離寧州日衙門聚數
 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號略為理清蒸民愛戴如寧州馬關運中
 歷武州刺史受代歸洛遇疾卒傳拯家本多財尤好
 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產將即世甚貧置物論惜之

王宗弼

通鑑綱目梁均王貞明四年秋七月蜀以王宗弼為鉅鹿
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納明多私上

下洛恣宋光嗣通敵善希合
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王承休

通鑑綱目同光三年蜀以王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唐僖宗之世宦者雖盛未嘗有建節者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

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故有是命

王宗儔

通鑑綱目宗儔以蜀主夫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宋光嗣等曰宗儔教我殺爾

曹今日無恙矣光嗣筆泣謝宗弼于承班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王延鈞

通鑑綱目唐明宗天成二年五月唐以王延鈞為閩王延鈞度僧二萬人由是閩中多僧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二十一